

諸子治要卷一

國學治要三

諸子十七種

韓子

一名韓非子。周韓非撰。非韓之諸公子。與李斯並師荀卿。斯自以爲不如非。又博涉諸家之說。憫宗國衰。弱。不得行其志。乃託憤慨於著作。大旨在五蠹顯學諸篇。爲法家特出之書。惟今本首篇。實張儀見秦王之文。而後人誤收入書中。則知其書之他篇。亦或有後人所附益者。特較少耳。

二柄

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。二柄而已矣。二柄者。刑德也。何謂刑德。曰殺戮之謂刑。慶賞之謂德。爲人臣者。畏誅罰而利慶賞。故人主自用其刑德。則羣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。故世之姦臣。則不然。所惡則能得之。其主而罪之。所愛則能得之。其主而賞之。今人主非使賞罰之威利。出於己也。聽其臣而行其賞罰。則一國之人。皆畏其臣而易其君。歸其臣而去其君矣。此人主失刑德之患也。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。爪牙也。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。則虎反服狗矣。人主者。以刑德制臣者也。今君人者。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。則君反制於臣矣。故田常上請爵祿而行之。羣臣下大斗斛而施於百姓。此簡公失德而田常用之也。故簡公見弑。子罕謂宋君曰。夫慶賞賜予者。民之所喜也。君自行之。殺戮刑罰者。民之所惡也。臣請當之。於是

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。故宋君見劫。田常徒用德而簡公弑。子罕徒用刑而宋君劫。故今世爲人臣者。兼刑德而用之。則是世主之危。甚於簡公宋君也。故劫殺擁蔽之主。非失刑德而使臣用之。而不危亡者。則未嘗有也。

人主將欲禁姦。則審合刑名者。言與事也。爲人臣者。陳其言。君以其言授之事。專以其事責其功。功當其事。事當其言。則賞功不當其事。事不當其言。則罰。故羣臣其言大而功小者。則罰。非罰小功也。罰功不當名也。羣臣其言小而功大者。亦罰。非不說於大功也。以爲不當名之害。甚於有大功。故罰。昔者韓昭侯醉而寢。典冠者見君之寒也。故加衣於君之上。覺寢而說。問左右曰。誰加衣者。左右對曰。典冠。君因兼罪典衣。殺典冠。其罪典衣。以爲失其事也。其罪典冠。以爲越其職也。非不惡寒也。以爲侵官之害。甚於寒。故明主之畜臣。臣不得越官而有功。不得陳言而不當。越官則死。不當則罪。守業其官所言者。貞也。則羣臣不得朋黨相爲矣。

人主有二患。任賢則臣將乘於賢以劫其君。妄舉則事沮不勝。故人主好賢。則羣臣飾行以要君欲。則是羣臣之情不效。羣臣之情不效。則人主無以異其臣矣。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。楚靈王好細腰。而國中多餓人。齊桓公妬外而好內。故豎刁自宮以治內。桓公好味。易牙蒸其子首而進之。燕子噲好賢。故子之明不受國。故君見惡。則羣臣匿端。君見好。則羣臣誣。

能人主欲見。則羣臣之情態得其資矣。故子之託於賢以奪其君者也。豎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。其卒子噲以亂死。桓公蟲流出戶而不葬。此其故何也。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。人臣之情。非必能愛其君也。爲重利之故也。今人主不掩其情。不匿其端。而使人臣有緣以侵其主。則羣臣爲子之田常不難矣。故曰。去好去惡。羣臣見素。羣臣見素。則大君不蔽矣。

八姦節錄

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。一曰在同牀。何謂同牀。曰。貴夫人愛孺子。便僻好色。此人主之所惑也。託於燕處之虞。乘醉飽之時。而求其所欲。此必聽之術也。爲人臣者。內事之以金玉。使惑其主。此之謂同牀。二曰在旁。何謂在旁。曰。優笑侏儒。左右近習。此人主未命而唯唯。未使而諾諾。先意承旨。觀貌察色。以先主心者也。此皆俱進俱退。皆應皆對。一辭同軌。以移主心者也。爲人臣者。內事之以金玉玩好。外爲之行不法。使之化其主。此之謂在旁。三曰父兄。何謂父兄。曰。側室公子。人主之所親愛也。大臣廷吏。人主之所與度計也。此皆盡力畢議。人主之所必聽也。爲人臣者。事公子側室。以音聲子女。收大臣廷吏。以辭言。處約言。事成則進爵益祿。以勸其心。使犯其主。此之謂父兄。四曰養殃。何謂養殃。曰。人主樂美宮室臺池。好飾子女狗馬。以娛其心。此人主之殃也。爲人臣者。盡民力以美宮室臺池。重賦斂以飾子女狗馬。以娛其主。而亂其心。從其所欲。而樹私利其間。此謂養殃。五曰民萌。何謂民萌。曰。爲

人臣者。散公財以說民。人行小惠以取百姓。使朝廷市井皆勸樂。已以塞其主。而成其所欲。此之謂民萌。六曰流行。何謂流行。曰人主者。固壅其言談。希於聽論議。易移以辯說。爲人臣者。求諸侯之辯士。養國中之能說者。使之以詰其私。爲巧文之言。流行之辭。示之以利勢。懼之以患害。施屬虛辭。以壞其主。此之謂流行。七曰威強。何謂威強。曰君人者。以羣臣百姓爲威強者也。羣臣百姓之所善。則君善之。非羣臣百姓之所善。則君不善之。爲人臣者。聚帶劍之客。養必死之士。以彰其威。明爲己者必利。不爲己者必死。以恐其羣臣百姓。而行其私。此之謂威強。八曰四方。何謂四方。曰君人者。國小則事大國。兵弱則畏強兵。大國之所索。小國必聽。強兵之所加。弱兵必服。爲人臣者。重賦斂。盡府庫。虛其國。以事大國。而用其威。求誘其君。甚者舉兵以聚邊境。而制斂於內。薄者數內大使。以震其君。使之恐懼。此之謂四方。凡此八者。人臣之所以成姦。世主所以墮劫。失其所有也。不可不察焉。明君之於內也。娛其色。而不行其謁。不使私請。其於左右也。使其身必責其言。不使益辭。其於父兄大臣也。聽其言也。必以罰任於後。不令妄舉。其於觀樂玩好也。必令之有所出。不使擅進。不使擅退。羣臣虞其意。其於德施也。縱禁財。發墳倉。利於民者。必出於君。不使人臣私其德。其於說議也。稱譽者。所善毀疵者。所惡。必實其能。察其過。不使羣臣相爲語。其於勇力之士也。軍旅之功。無踰賞。邑闢之勇。無赦罪。不使羣臣行私財。其於諸侯之求索也。法則聽之。不法則距之。

定法

問者曰。申不害。公孫鞅。此二家之言。孰急於國。應之曰。是不可程也。人不食十日則死。大寒之隆。不衣亦死。謂之衣食孰急於人。則是不可一無也。皆養生之具也。今申不害言術。而公孫鞅爲法。術者。因任而授官。循名而責實。操殺生之柄。課羣臣之能者也。此人主之所執也。法者。憲令著於官府。刑罰必於民心。賞存乎慎法。而罰加乎姦令者也。此臣之所師也。君無術。則弊於上。臣無法。則亂於下。此不可一無。皆帝王之具也。

問者曰。徒術而無法。徒法而無術。其不可何哉。對曰。申不害。韓昭侯之佐也。韓者。晉之別國也。晉之故法未息。而韓之新法又生。先君之令未收。而後君之令又下。申不害不擅其法。不一其憲令。則姦多。故利在故法。前令則道之。利在新法。後令則道之。利在故新相反。前後相悖。則申不害雖十使昭侯用術。而姦臣猶有所譎其辭矣。故託萬乘之勁韓。七十年而不至於霸王者。雖用術於上。法不勤飾於官之患也。公孫鞅之治秦也。設告相坐而責其實。連什伍而同其罪。賞厚而信。刑重而必。是以其民用力勞而不休。逐敵危而不卻。故其國富而兵強。然而無術以知姦。則以其富強也。資人臣而已矣。及孝公商君死。惠王卽位。秦法未敗也。而張儀以秦殉韓魏。惠王死。武王卽位。甘茂以秦殉周。武王死。昭襄王卽位。穰侯越韓魏而東攻齊。五年而秦不益尺土之地。乃城其陶邑之封。應侯攻韓。八年城其汝南之封。自是以

來。諸用秦者。皆應穰之類也。故戰勝則大臣尊。益地則私封立。主無術以知姦也。商君雖十飾其法。人臣反用其資。故乘強秦之資。數十年而不至於帝王者。法雖勤飾於官。主無術於上之患也。

問者曰。主用申子之術。而官行商君之法。可乎。對曰。申子未盡於術。商君亦未盡於法也。申子言治不踰官。雖知弗言。治不踰官。謂之守職可也。知而弗言。是謂過也。人主以一國目視。故視莫明焉。以一國耳聽。故聽莫聰焉。今知而弗言。則人主尙安假借矣。商君之法曰。斬一首者爵一級。欲爲官者爲五十石之官。斬二首者爵二級。欲爲官者爲百石之官。官爵之遷。與斬首之功相稱也。今有法曰。斬首者令爲醫匠。則屋不成而病不已。夫匠者手巧也。而醫者齊藥也。而以斬首之功爲之。則不當其能。今治官者。智能也。今斬首者。勇力之所加也。以勇力之所加。而治智能之官。是以斬首之功爲醫匠也。故曰。二子之於法術。皆未盡善也。

五蠹

上古之世。人民少而禽獸衆。人民不勝禽獸蟲蛇。有聖人作。構木爲巢。以避羣害。而民悅之。使王天下。號曰有巢氏。民食果蓏蚌蛤。腥臊惡臭。而傷害腹胃。民多疾病。有聖人作。鑽燧取火。以化腥臊。而民悅之。使王天下。號曰燧人氏。中古之世。天下大水。而鯀禹決瀆。近古之世。桀紂暴亂。而湯武征伐。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。必爲鯀禹笑矣。有決瀆於殷周

之世者。必爲湯武笑矣。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。必爲新聖笑矣。是以聖人不期修古。不法常可。論世之事。因爲之備。宋人有耕田者。田中有株。兔走觸株。折頸而死。因釋其耒而守株。冀復得兔。兔不可復得。而身爲宋國笑。今欲以先王之政。治當世之民。皆守株之類也。古者丈夫不耕。草木之實足食也。婦女不織。禽獸之皮足衣也。不事力而養足。人民少而財有餘。故民不爭。是以厚賞不行。重罰不用。而民自治。今人有五子不爲多。子又有五子。大父未死。而有二十五孫。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。事力勞而供養薄。故民爭。雖倍賞累罰。而不免於亂。堯之王天下也。茅茨不翦。采椽不斲。糲粢之食。藜藿之羹。冬日麤裘。夏日葛衣。雖監門之服。養不虧於此矣。禹之王天下也。身執耒耜。以爲民先。股無胈。脛不生毛。雖臣虜之勞。不苦於此矣。以是言之。夫古之讓天子者。是去監門之養。而離臣虜之勞也。故傳天下而不足多也。今之縣令。一日身死。子孫累世絮駕。故人重之。是以人之於讓也。輕辭古之天子。難去今之縣令者。薄厚之實異也。夫山居而谷汲者。腰臘而相遺以水。澤居苦水者。買庸而決竇。故饑歲之春。幼弟不饑。穰歲之秋。疏客必食。非疏骨肉。愛過客也。多少之心異也。是以古之易財。非仁也。財多也。今之爭奪。非鄙也。財寡也。輕辭天子。非高也。勢薄也。重爭土囊。非下也。權重也。故聖人議多少。論薄厚。爲之政。故罰薄不爲慈。誅嚴不爲戾。稱俗而行也。故事因於世。而備適於事。古者文王處豐鎬之間。地方百里。行仁義而懷西戎。遂王天

下。徐偃王處漢東。地方五百里。行仁義。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。荆文王恐其害己也。舉兵伐徐。遂滅之。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。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。是仁義用於古。不用於今也。故曰。世異則事異。當舜之時。有苗不服。禹將伐之。舜曰。不可。上德不厚而行武。非道也。乃修教三年。執干戚舞。有苗乃服。共工之戰。鐵鉞短者及乎敵。鎧甲不堅者傷乎體。是干戚用於古。不用於今也。故曰。事異則備變。上古競於道德。中世逐於智謀。當今爭於氣力。齊將攻魯。魯使子貢說之。齊人曰。子言非不辯也。吾所欲者土地也。非斯言所謂也。遂舉兵伐魯。去門十里以爲界。故偃王仁義而徐亡。子貢辯智而魯削。以是言之。夫仁義辯智。非所以持國也。去偃王之仁。息子貢之智。循徐魯之力。使敵萬乘。則齊荆之欲。不得行於二國矣。

夫古今異俗。新故異備。如欲以寬緩之政。治急世之民。猶無轡策而御驛馬。此不知之患也。今儒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。則視民如父母之愛其子。何以明其然也。曰。司寇行刑。君爲之不舉樂。聞死刑之報。君爲流涕。此所舉先王也。夫以君臣爲如父子。則必治。推是言之。是無亂父子也。人之情性。莫先於父母。皆見愛而未必治也。雖厚愛矣。奚遽不亂。今先王之愛民。不過父母之愛子。子未必不亂也。則民奚遽治哉。且夫以法行刑。而君爲之流涕。此以效仁。非以爲治也。夫垂泣不欲刑者。仁也。然而不可不刑者。法也。先王勝其法。不聽其泣。則仁之不可以爲治亦明矣。且民者固服於勢。寡能懷於義。仲尼。天下聖人也。修行明道。以游海內。

海內說其仁。美其義。而爲服役者七十人。蓋貴仁者寡。能義者難也。故以天下之大。而爲服役者七十人。而仁義者一人。魯哀公下主也。南面君國。境內之民。莫敢不臣。民者固服於勢。勢誠易以服人。故仲尼反爲臣。而哀公願爲君。仲尼非懷其義。服其勢也。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哀公。乘勢則哀公臣仲尼。今學者之說人主也。不乘必勝之勢。而務行仁義。則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。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。此必不得之數也。今有不才之子。父母怒之弗爲改。鄉人譙之弗爲動。師長教之弗爲變。夫以父母之愛。鄉人之行。師長之智。三美加焉。而終不動其脛毛。不改其毫髮。州部之吏。操官兵。推公法。而求索姦人。然後恐懼。變其節。易其行矣。故父母之愛。不足以教子。必待州部之嚴刑者。民固驕於愛。聽於威矣。故十仞之城。樓季弗能踰者。峭也。千仞之山。跛牂易牧者。夷也。故明主峭其法。而嚴其刑也。布帛尋常。庸人不釋。鑠金百鎰。盜跖不掇。不必害。則不釋尋常。必害手。則不掇百鎰。故明主必其誅也。是以賞莫如厚。而信使民利之。罰莫如重。而必使民畏之。法莫如一。而固使民知之。故主施賞不遷。行誅無赦。譽輔其賞。毀隨其罰。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。今則不然。以其有功也。爵之。而卑其士官也。以其耕作也。賞之。而少其家業也。以其不收也。外之。而高其輕世也。以其犯禁罪之。而多其有勇也。毀譽賞罰之所加者。相與悖繆也。故法禁壞。而民愈亂。今兄弟被侵。必攻者。廉也。知友被辱。隨仇者。貞也。貞廉之行成。而君上之法犯矣。人主尊貞廉之行。而忘

犯禁之罪。故民程於勇。而吏不能勝也。不事力而衣食。則謂之能。不戰功而尊。則謂之賢。賢能之行成。而兵弱而地荒矣。人主說賢能之行。而忘兵弱地荒之禍。則私行立而公利滅矣。儒以文亂法。俠以武犯禁。而人主兼禮之。此所以亂也。夫離法者罪。而諸先生以文學取。犯禁者誅。而羣俠以私劍養。故法之所非。君之所取。吏之所誅。上之所養也。法趣上下四方相反也。而無所定。雖有十黃帝。不能治也。故行仁義者。非所譽。譽之則害功。工文學者。非所用。用之則亂法。楚之有直射。其父竊羊而謁之吏。令尹曰。殺之以爲直於君。而曲於父。報而罪之。以是觀之。夫君之直臣。父之暴子也。魯人從君戰。三戰三北。仲尼問其故。對曰。吾有老父。身死莫之養也。仲尼以爲孝。舉而上之。以是觀之。夫父之孝子。君之背臣也。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。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。上下之利。若是其異也。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。而求致社稷之福。必不幾矣。古者倉頡之作書也。自環者謂之私。背私謂之公。公私之相背也。乃蒼頡固以知之矣。今以爲同利者。不察之患也。然則爲匹夫計者。莫如修行義而習文學。行義修則見信。見信則受事。文學習則爲明師。爲明師則顯榮。此匹夫之美也。然則無功而受事。無爵而顯榮。爲政如此。則國必亂。主必危矣。故不相容之事。不兩立也。斬敵者受賞。而高慈惠之行。拔城者受爵祿。而信廉愛之說。堅甲厲兵以備難。而美薦紳之飾。富國以農。距敵恃卒。而貴文學之士。廢敬上畏法之民。而養遊俠私劍之屬。舉行如此。治強不可得也。國平養儒

俠難至用介士。所利非所用。所用非所利。是故服事者簡其業。而遊學者日衆。是世之所以亂也。且世之所謂賢者。貞信之行也。所謂智者。微妙之言也。微妙之言。上智之所難知也。今爲衆人法。而以上智之所難知。則民無從識之矣。故糟糠不飽者。不務粱肉。短褐不完者。不待文繡。夫治世之事。急者不得。則緩者非所務也。今所治之政。民間之事。夫婦所明知者。不用。而慕上知之論。則其於治反矣。故微妙之言。非民務也。若夫賢良貞信之行者。必待賞不欺之士。貴不欺之士者。亦無不可欺之術也。布衣相與交。無富厚以相利。無威勢以相懼也。故求不欺之士。今人主處制人之勢。有一國之厚。重賞嚴誅。得操其柄。以修明術之所燭。雖有田常子罕之臣。不敢欺也。奚待於不欺之士。今貞信之士。不盈於十。而境內之官。以百數。必任貞信之士。則人不足官。人不足官。則治者寡而亂者衆矣。故明主之道。一法而不求智。固術而不慕信。故法不敗而羣官無姦詐矣。今人主之於言也。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。其用於行也。美其聲而不責其功焉。是以天下之衆。其談言者務爲辯。而不周於用。故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廷。而政不免於亂。行身者競於爲高。而不合於功。故智士退處巖穴。歸祿不受。而兵不免於弱。政不免於亂。此其故何也。民之所譽。上之所禮。亂國之術也。今境內之民。皆言治。藏商管之法者。家有之。而國愈貧。言耕者衆。執耒者寡也。境內皆言兵。藏孫吳之書者。家有之。而兵愈弱。言戰者多。被甲者少也。故明主用其力。不聽其言。賞其功。必禁無用。故民盡

死力以從其上。夫耕之用力也勞。而民爲之者曰。可得以富也。戰之事也危。而民爲之者曰。可得以貴也。今修文學。習言談。則無耕之勞。而有富之實。無戰之危。而有貴之尊。則人孰不爲也。是以百人事智。而一人用力。事智者衆。則法敗。用力者寡。則國貧。此世之所以亂也。故明主之國。無書簡之文。以法爲教。無先生之語。以吏爲師。無私劍之捍。以斬首爲勇。是境內之民。其言談者必軌於法。動作者歸之於功。爲勇者盡之於軍。是故無事則國富。有事則兵強。此之謂王資。既畜王資。而承敵國之釁。超五帝侔三王者。必此法也。今則不然。士民縱恣於內。言談者爲勢於外。外內稱惡。以待強敵。不亦殆乎。故羣臣之言外事者。非有分於從衡之黨。則有讐仇之患。而借力於國也。從者合衆弱以攻一強也。而衡者事一強以攻衆弱也。皆非所以持國也。今大臣之言衡者。皆曰。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。事大未必有實。則舉圖而委地。效璽而請兵矣。獻圖則地削。效璽則名卑。地削則國削。名卑則政亂矣。事大爲衡。未見其利也。而亡地亂政矣。人臣之言從者。皆曰。不救小而伐大。則失天下。失天下則國危。國危而主卑。救小未必有實。則起兵而敵大矣。救小未必能存。而交大未必不有疏。有疏則爲強國制矣。出兵則軍敗。退守則城拔。救小爲從。未見其利。而亡地敗軍矣。是故事強則以外權士官於內。救小則以內重求利於外。國利未立。封土厚祿至矣。主上雖卑。人臣尊矣。國地雖削。私家富矣。事成則以權長重。事敗則以富退處。人主之聽說於其臣。事未成。則爵祿已尊。

矣。事敗而弗誅。則遊說之士。孰不爲用。繒繳之說。而徼倖其後。故破國亡主。以聽言談者之浮說。此其故何也。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。不察當否之言。而誅罰不必其後也。皆曰。外事大可以王。小可以安。夫王者能攻人者也。而安則不可攻也。強則能攻人者也。治則不可攻也。治強不可責於外。內政之有也。今不行法術於內。而事智於外。則不至於治強矣。鄙諺曰。長袖善舞。多錢善買。此言多資之易爲工也。故治強易爲謀。弱亂難爲計。故用於秦者。十變而謀希失。用於燕者。一變而計希得。非用於秦者必智。用於燕者必愚也。蓋治亂之資異也。故周去秦爲從。朞年而舉。衛離魏爲衡。半歲而亡。是周滅於從。衛亡於衡也。使周衛緩其從衡之計。而嚴其境內之治。明其法禁。必其賞罰。盡其地力。以多其積。致其民死。以堅其城守。天下得其地。則其利少。攻其國。則其傷大。萬乘之國。莫敢自頓於堅城之下。而使強敵裁其弊也。此必不亡之術也。舍必不亡之術。而道必滅之事。治國者之過也。智困於外。而政亂於內。則亡不可振也。民之故計。皆就安利。皆辟危窮。今爲之攻戰。進則死於敵。退則死於誅。則危矣。棄私家之事。而必汗馬之勞。家困而上弗論。則窮矣。窮危之所在也。民安得勿避。故事私門而完解舍。解舍完。則遠戰。遠戰則安。行貨賂而襲當塗者。則求得。求得則私安。私安則利之所在。安得勿就。是以公民少而私人衆矣。夫明王治國之政。使其商工遊食之民少。而名卑。以寡趣本務。而趨末作。今世近習之請行。則官爵可買。官爵可買。則商工不卑也矣。姦

財貨買得用於市。則商人不少矣。聚斂倍農。而致尊過耕戰之士。則耿介之士寡。而高價之民多矣。是故亂國之俗。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。以籍仁義。盛容服而飾辯說。以疑當世之法。而貳人主之心。其言談者。爲設詐稱。借於外力。以成其私。而遺社稷之利。其帶劍者。聚徒屬。立節操。以顯其名。而犯五官之禁。其患御者。積於私門。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。退汗馬之勞。其商工之民。修治苦窳之器。聚弗靡之財。蓄積待時。而俸農夫之利。此五者。邦之蠹也。人不除此五蠹之民。不養耿介之士。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。削滅之朝。亦勿怪矣。

顯學

世之顯學。儒墨也。儒之所至。孔丘也。墨之所至。墨翟也。自孔子之死也。有子張之儒。有子思之儒。有顏氏之儒。有孟氏之儒。有漆雕氏之儒。有仲良氏之儒。有孫氏之儒。有樂正氏之儒。自墨子之死也。有相里氏之墨。有相夫氏之墨。有鄧陵氏之墨。故孔墨之後。儒分爲八。墨離爲三。取舍相反不同。而皆自謂眞孔墨。孔墨不可復生。將誰使定後世之學乎。孔子墨子俱道堯舜。而取舍不同。皆自謂眞堯舜。堯舜不復生。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。殷周七百餘歲。虞夏二千餘歲。而不能定儒墨之眞。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。意者其不可必乎。無參驗而必之者。愚也。弗能必而據之者。誣也。故明據先王。必定堯舜者。非愚則誣也。愚誣之學。難反之行。明主弗受也。墨者之葬也。冬日冬服。夏日夏服。桐棺三寸。服喪三月。世以爲儉。

而禮之。儒者破家而葬。服喪三年。大毀扶杖。世主以爲孝而禮之。夫是墨子之儉。將非孔子之侈也。是孔子之孝。將非墨子之戾也。今孝戾侈儉。俱在儒墨。而上兼禮之。漆雕之議。不色撓。不目逃。行曲則違於臧獲。行直則怒於諸侯。世主以爲廉而禮之。宋榮子之議。設不鬪爭。取不隨仇。不羞囹圄。見侮不辱。世主以爲寬而禮之。夫是漆雕之廉。將非宋榮之恕也。是宋榮之寬。將非漆雕之暴也。今寬廉恕暴。俱在二子。人主兼而禮之。自愚誣之。學雜反之。辭爭。而人主俱聽之。故海內之士。言無定術。行無常議。夫冰炭不同器而久。寒暑不兼時而至。雜反之學。不兩立而治。今兼聽雜學。繆行同異之辭。安得無亂乎。聽行如此。其於治人。又必然矣。今世之學士。語治者多曰。與貧窮地以實無資。今夫與人相若也。無豐年旁入之利。而獨以完給者。非力則儉也。與人相若也。無饑饉疾疢禍罪之殃。獨以貧窮者。非侈則惰也。侈而惰者。貧而力而儉者。富。今上徵斂於富人。以布施於貧家。是奪力儉而與侈惰也。而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。不可得也。今有人於此。義不入危城。不處軍旅。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。世主必從而禮之。貴其智而高其行。以爲輕物重生之士也。夫上所以陳良田大宅。設爵祿。所以易民死命也。今上尊貴輕物重生之士。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。不可得也。藏書策。習談論。聚徒役。服文學而議說。世主必從而禮之。曰。敬賢士。先王之道也。夫吏之所稅。耕者也。而上之所養。學士也。耕者則重稅。學士則多賞。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談。不可得也。立節。

參明。執操不侵。怨言過於耳。必隨之以劍。世主必從而禮之。以爲自好之士。夫斬首之勞不賞。而家鬪之勇尊顯。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無私鬪。不可得也。國平則養儒俠。難至則用介士。所養者非所用。所用者非所養。此所以亂也。且夫人主之於聽學也。若是其言。宣布之官而用其身。若非其言。宜去其身而息其端。今以爲是也。而弗布於官。以爲非也。而不息其端。是而不用。非而不息。亂亡之道也。澹臺子羽。君子之容也。仲尼幾而取之。與處久而行不稱其貌。宰予之辭。雅而文也。仲尼幾而取之。與處久而智不充其辯。故孔子曰。以容取人乎。失之子羽。以言取人乎。失之宰予。故以仲尼之智。而有失實之聲。今之新辯。濫乎宰予。而世主之聽。眩乎仲尼。爲悅其言。因任其身。則焉得無失乎。是以魏任孟卯之辯。而有華下之患。趙任馬服之辯。而有長平之禍。此二者。任辯之失也。夫視鍛錫而察青黃。區治不能以必劍。水擊鵠雁。陸斷駒馬。則臧獲不疑鈍利。發齒吻形容。伯樂不能以必馬。授車就駕。而觀其末塗。則臧獲不疑鷺良。觀容服聽辭言。仲尼不能以必士。試之官職。課其功伐。則庸人不疑於愚智。故明主之吏。宰相必起於州部。猛將必發於卒伍。夫有功者必賞。則爵祿厚而愈勸。遷官襲級。則官職大而愈治。夫爵祿大而官職治。王之道也。磐石千里。不可謂富。象人百萬。不可謂強。石非不大。數非不衆也。而不可謂富強者。磐石不生粟。象人不可使距敵也。今商官技藝之士。亦不墾而食。是地不墾。與磐石一貫也。儒俠毋軍勞而顯榮者。則民不使。與象人同。

事也。夫知禍磐石象人。而不知禍商官儒俠。爲不墜之地。不使之民。不知事類者也。故敵國之君王。雖說吾義。吾弗入貢而臣。關內之侯。雖非吾行。吾必使執禽而朝。是故力多則人朝。力寡則朝於人。故明君務力。夫嚴家無悍虜。而慈母有敗子。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。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。夫聖人之治國。不恃人之爲吾善也。而用其不得爲非也。恃人之爲吾善也。境內不什數。用人不得爲非。一國可使齊。爲治者。用衆而舍寡。故不務德而務法。夫必恃自直之箭。百世無矢。恃自圓之木。千世無輪矣。自直之箭。自圓之木。百世無有一。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。何也。隱括之道用也。雖有不恃隱括。而有自直之箭。自圓之木。良工弗貴也。何則。乘者非一人。射者非一發也。不恃賞罰。而恃自善之民。明主弗貴也。何則。國法不可失。而所治非一人也。故有術之君。不隨適然之善。而行必然之道。今或謂人曰。使子必智而壽。則世必以爲狂。夫智性也。壽命也。性命者。非所學於人也。而以人之所不能爲說人。此世之所以謂之爲狂也。謂之不能。然則是諛也。夫諛性也。以仁義教人。是以智與壽說人。也有度之主。弗受也。故善毛嬙西施之美。無益吾面。用脂澤粉黛。則倍其初。言先王之仁義。無益於治。明吾法度。必吾賞罰者。亦國之脂澤粉黛也。故明主急其助。而緩其頌。故不道仁義。今巫祝之祝人曰。使若千秋萬歲。千秋萬歲之聲聒耳。而一日之壽無徵於人。此人所以簡巫祝也。今世儒者之說人主。不言今之所以爲治。而語已治之功。不審官法之事。不察姦邪之